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困學紀聞卷八

宋　王應麟　撰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

非繼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

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

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泂酌吳才老書裨傳臣辨誤以晉侯重耳為申生誠

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

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

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

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若璩按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禄未盡尚有賢臣

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

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袵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即孟子所言

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為正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録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若璩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

郅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旣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

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若璩按賈誼語秦所以敗恥尚失所按干寶語晉所以替

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

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為之

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

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若璩按魏無北地郡當作

上郡正義云今鄜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録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朝為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

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䰟錯言術數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

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若璩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田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為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

處夫材與不材之閒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楊朱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内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内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郯邳蓋戰國時以邑為

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若璩按呂氏春秋亦有以勝貴則勞以鄒魯則逸為日知

録所遺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

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

時曹亡久矣曹交葢以國為氏者若璩按曹亡久矣余有辯見四書釋

地續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

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若璩按何屺瞻曰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閻所未聞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傅會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
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説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
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
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
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

棺三寸制喪三日葢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若璩按好樂當讀如悅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新話實云詳見余潛丘劄記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若璩按晉傳玄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霸朝且然况大一統之君哉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

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

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荑

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

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説漢王之前以强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濶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若璩按董公遮説漢王之言頼漢書始得聞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

武哉蓋楚漢閒豪傑之餘論也　若璩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茍無歲何有民茍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高論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

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數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若璩

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若璩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

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

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説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夫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

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若璩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若璩按與政宋唐説齋之字名仲友金華人云民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

終於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

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

間材與不材之間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

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庶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也若璩按真西山流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

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别録云疑李悝商君所説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爲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若璩按嘗謂人知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先巳有孔子順義不入秦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玥

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若璩按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

宿於晝水經注云澅若璩按今本水經注作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瀘中也俗以瀘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瀘或云當作晝後漢耿弇進軍晝中史記晝邑人王蠋通鑑作晝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强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内而使秦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

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若璩按商鞅四句出杜氏通典為君卿語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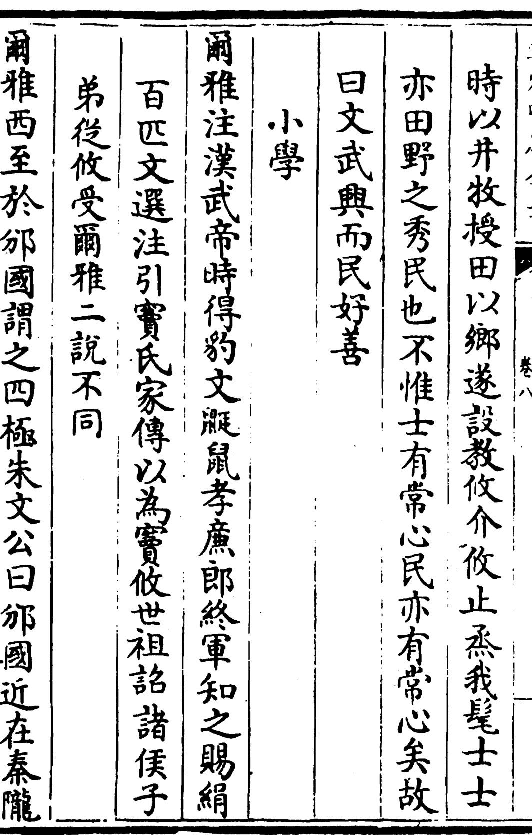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令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令之大夫令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令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若璩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殊不必泥班志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前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



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

非絕遠之地愚按説文引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汃西極之水也府巾切

爾雅疏棄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

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四氣和正光照元板作四氣和為正光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録爾雅有揵為文學注二卷一云揵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顔延之曰伯叔

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言猶己之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若璩按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之子弟之子為姪見於此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蝜蝂傳者也西京賦戎葵懐羊爾雅麄懐羊璞亦曰未詳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蘇薂字書不見榵榿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璩按蘇薂璞註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薂釋蘇薂即上文之蔜蕿璞註今蘩蔞或曰雞腸草是也王氏千慮亦有一失

檟苦荼注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説文

茗茶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若璩按三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茶事見史始此

急就篇注壯蒙一名黃昬後山詩黃昬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鼮鼠盧若虛之辯鼢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蜞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若璩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曰及不知曰及改為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

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楼說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即隸也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

試之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為八若璩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八字賓誤辯見余潛丘劄記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竊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宋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彥遠若璩按彥遠名逌東平人徽猷閣待制即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除正字謝啟敘字學涉獵該洽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為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闕文徒存於夏

有閻疏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遇石于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杜註闕文失新築戰事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閻疏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閻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曄為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書殘武殪閻疏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殪即壹衣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註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其按壹戎衣武成文啓指為殘似據康誥頌亂湯齊閻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閒居註音躋詩孔疏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下文聖敬日躋閒居躋作齊音齋故曰亂烏寫混淆閻疏海錄碎事古語云字

經三寫烏馬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董疏寫當作馬

魚魯雜糅 閻疏張鷟云魯之與魚淄澠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為魯以帝為虎

增河南之邑為雒減漢東之國為隋 閻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雒字去水而加隹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辶而從隋

避上則皐不從辛 閻疏說文皐字從辛從自言皐人蹙鼻苦辛之狀秦以皐似皇字改為罪

絕下則對因去口 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束合而棘氏微足省而踈姓絕 閻疏晉書束據傳本姓棘其先避仇改馬束晳傳漢踈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

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 閻疏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

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䆃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䆃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獲也某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顏注導擇也

分序於八寸之策孰異為宗 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丁尾亂真 董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个是無尾也故曰亂真

鉤須失實 閔疏荀子不苟篇鉤有須注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董疏按說文鉤曲也丁之曲者為鉤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 閔疏劉向

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為壹
𡰥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

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

疏玉藻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
門之外註卷或作衮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
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註王制云卷
俗讀其通則曰衮是也又註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孔
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
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
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
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也

篆形誤僞譌

正雲與之祁祁

閒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渰萋萋興雲
祁祁毛傳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
祁徐貌按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
興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

隸體散亡共守鸞

聲之鉞鉞

閒疏說文鉞車鑾聲從金戉聲呼會切詩
曰鑾聲鉞鉞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

是按今庭燎作幟幟

鏁定銀鐺之名

閱疏顏氏家訓後漢書因司徒崔烈以銀鐺鏁銀鐺大鏁也世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書作詩云銀鏁三公脚

車改金根之目

閱疏事文類聚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

知一東二縫之為來

閱疏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

指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

閱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皐令印皐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

閱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

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

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

閻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于臥室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文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離析

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

閻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為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董疏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為鄙淺故曰妄加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

閻疏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為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

虞翻曰日月為易不可從

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

閒疏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董疏說文泉字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

閒疏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啓非字似用張謠但以麗白不類惟加糸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董疏非當作緋

四十八安取於桑

閒疏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祇後至犍為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祇事見益部

耆舊傳俗來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叒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桑

三十七未足語世 閻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屠駉家藏舊刻卅有七年三十為卅速逮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云孔世卅八卅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卅三十并也音撒三十年為一世世七字從一世旁作七似七字乃從卅而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 閻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閻疏尉律見說文敘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董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

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

誤存舟二間之為航閔疏顏氏家訓亟從二間舟詩云亟之䄄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誤安識門五日之為閏閔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此年無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為門字閏內王為五字月為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也學者偏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今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

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為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為隸古也　若璩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　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僚婿閔元衢合疏考遠此啓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纘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唯見襄三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遐周元衢字康侯並烏程人為胡朏明鄰邑前輩朏明嘗稱其學貪奇嗜博云　何屺瞻曰閔董果淹雅其引海錄碎事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做染俗學與胡傳學古編並後出書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

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若璩按石湖范成大號亦謂富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冒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呂與叔以為邢簋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弡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冏曰穆王時伯冏也而與叔以為百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蘄綽綰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丐百祿眉壽綰綽孟姜敦銘綰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

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季展之壠言

孔子篆者始見于此

金石録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

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葢壽一百一

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吕伋則成王之末伋已

嗣太公為齊侯矣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

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通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戸亡秦必楚吁秦詛楚邪楚詛秦邪若璩按此亦具見王氏懷抱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

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减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

宣和中陜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荅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葢指此也今攷

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為正何校本云注二十字亦正文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

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

始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藁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閑

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横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宫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漈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横故為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夾

滌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孫炎始為反語玫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若璩按音書止為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

悀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令人以
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
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
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
蓋自真字而来愚攷徐景安樂書凡宫為上平商為
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
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
只知四聲求其宫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

式曰晉呂静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巻宫商角徵羽各為一篇則韻分為五始於呂静非自沈約始也約荅陸厥曰宫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若璩按曾親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何校本云米元章曰以下當自為一條

潛虛以𦓤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古文韻𦓤字碧落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見孟子歸字有齊歸見左

傳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謬矣若璩按賁字爲姓者音肥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爲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若璩按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鏡源亦僅十六卷鏡爲鑑者避翼祖嫌名也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云自營爲厶背厶爲公

宋元憲寶訛佩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壆劉龔及圂皆字書所無梁四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若璩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蓋趙高所

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魴作

急就篇沐浴揃搣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搣可以休老

亦作揃搣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萁夜如何其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攻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

書易春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或云七經（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南史周續之）或云九經（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若璩按吳文正謂經焚于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

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若璩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雖合於文則改）經博士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按此出楚元王傳）韓嬰皆以詩為博士（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

固爲博士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葢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爲五也若璩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

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鑱石也若璩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南渡後榷場中無搨本故厚齋未之見耳舊史紀云

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

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令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黄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

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若璩按嘗持論此舉未行秦漢後遂不獲見六經全文爲終古之恨頗爲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茝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當攷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已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若璩

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誥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誥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于一陸

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爲經書春秋實史耳舜臯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徽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

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若璩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借異書躬自録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按考之册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麈録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

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若璩按二禮亦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琁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

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説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内學隋禁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

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若璩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傳疏雖詳亦略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

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
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
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見援神契）是以聖
人為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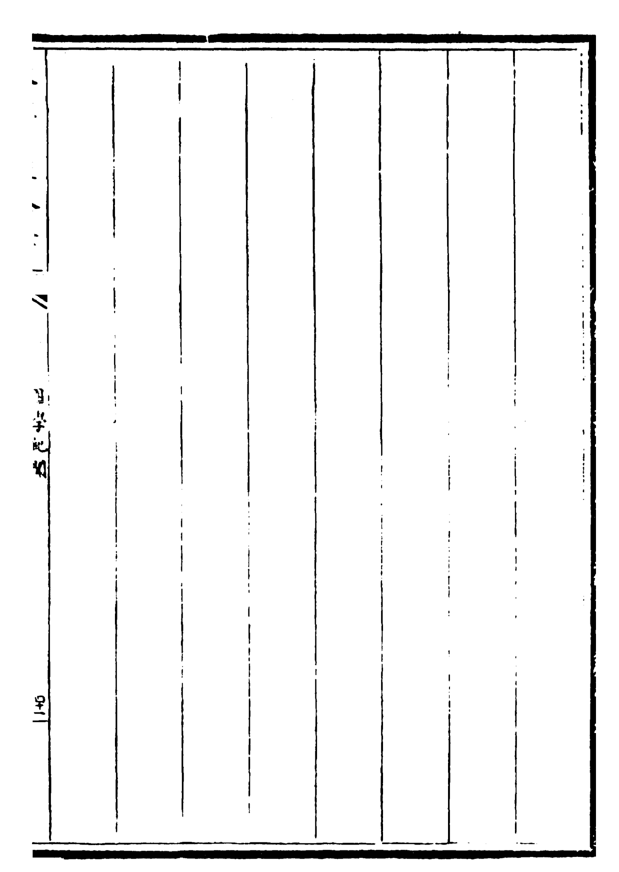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
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
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

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玄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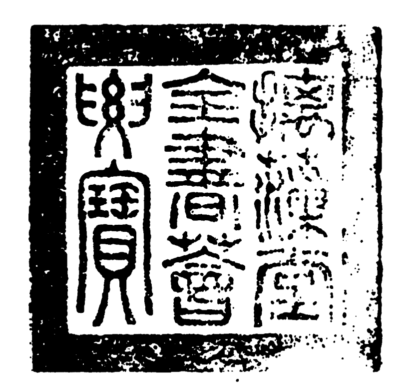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

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若璩按謂歐陽永叔毀周禮按謂歐陽永叔蘇軾轍疑孟子按謂李覯司馬光譏書之胤征顧命按謂蘇軾黜詩之序按謂晁說之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若璩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稾陸游渭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邇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
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
為姦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
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
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
語



困學紀聞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康　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貴純

困學紀聞卷九

天道

宋 王應麟 撰

五歷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為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内衡以至

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闗令内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脉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

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案考靈耀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廣雅天度云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宿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

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閒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

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内并星宿内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

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爾雅注牽牛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黄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為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蔔雍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

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帀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歷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立晷

測影準度日月星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四分退二晉志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皆有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黄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黄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靜亦謂歷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淮南子天文訓箕十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

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裴胄問董生云貞觀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歴甲申崇天歴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者一分差見武經總要歳差之説不同賈逵云古歴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歴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歴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

景初歷在斗二十一祖沖之云漢初用秦歷冬至日
在牛六度太初歷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
晉姜岌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
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
度沈存中云顓帝歷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
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
法劉智謂黄帝為蓋天顓頊造渾儀春秋文曜鉤謂

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本朝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

後漢天文志黄帝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黄帝始鬬苞似是人名氏當考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此語蓋出於方氏禮記解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見後魏書初學記云宋張鏡非也

大象賦唐志謂黄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父

也令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諸蘭臺坐臥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為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為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

步天歌唐志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遺内供奉王希明撰裔今來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頌五行吟總為一卷鄭漁仲曰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王希明纂漢晉志釋之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二人也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襄陵許氏謂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

也桓將興而天文𤢪簝文欲作而地理决王道之草也

後漢永建初李郃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

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

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天文志注李氏家書按太

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臯又謂臯唐甘石

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臯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

世家不載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

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為正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巫賢冢併識之以廣異聞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

莊子言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傅說奉中闈之祠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

宮女巫也說為商良相豈為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

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丁鴻曰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横其言出於此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鈎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此皆有陰慝見于祲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歷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朢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況日食乎

素問太始天元册文有九星之言王冰若璩按冰當作砅砅古厲字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盖從標而為始遁甲式

法令猶用焉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音祈與六神注
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
六星旁又招揺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
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
禮招揺在上注招揺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
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
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揺光揺光則招揺也
淮南時則訓注招揺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揺在七

星之外恐誤徐整長歷曰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若璩按王砅見杜詩即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一首也砅肅宗寶應時人自號啟玄子皆註素問八十一篇者精於醫唐人物志云王砅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近杜註都遺此　又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元板作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又從標而為始下元板缺遁甲式法今猶用焉八字多所謂九星者此也七字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云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顏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説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
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祒之言不對之對過
柳子天對矣傅玄擬天問見太平御覽
古詩黄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黄姑即河鼓也吳
音訛而然
黄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天之怒
風也見御覽周官小祝寧風旱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
此呂黎所以訟風伯也

太平御覽以五色雲列於咎徵宋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如錦而徐羨之廢帝韓魏公五色雲見之事不見於國史疑家傳之增飾也按元板空此條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餐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若璩按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庚辰王及甫按及甫同州進士上朱文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為該備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十二時之中以未為中以火星論之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

云學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亦為十二辰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

星近斗月令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

四星詩正義

唐天文志咸通中熒惑鎮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

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哀世

之政其怪如此是謂人妖何以弭變按元板空此條

月令凡二儺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燮理於下是為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儺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唐天文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主遥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此為甲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録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

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歴議云洪範傳曰歴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嵗畢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歴元起乙卯漢太初歴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嵗而實非甲寅其說可以補解題之遺

大衍歴議曰考靈曜命歴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歴庚申元後百十四嵗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

術也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為壬子隋志春秋緯命歷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歷同故劉洪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即命歷序所謂孔子修春秋用殷歷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春秋分記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歷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間亦有建亥者

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歴亂而不之正也
歴有小歴有大歴唐曹士蔿七曜符天歴一云合元萬分
歴本天竺歴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為歴元雨水為歳
首世謂之小歴行于民間石晉調元歴用之後周王
朴校定大歴削去符天之學為欽天歴
劉昹曰歴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劉洪曰歴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
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以為

至論若璩按李燾傳乾道四年新歴成燾引劉洪此論於疏乞申飭歴官討論

蓂莢謂之歴草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歴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唐律賦有朱草合朔古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有閏十三葉平園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若璩按平園周必大號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參同契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虞翻云日

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虞與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盖有所自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辛己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

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説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溼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期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

也楊退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砅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為鳥屬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季

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雞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若璩按獨不及辰之禽龍說文亦謂巳為蛇象形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若璩按瀛國公在位二年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閼逢無紀致堂云有書

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蓋茫誕之說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懐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况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氏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以十一星行歴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聿斯經本梵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歴晁氏謂

泠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
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五星之術其來尚矣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論命之說
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
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
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
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晋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

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為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心為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若璩按五代史記馬重績傳正有八刻二字則王氏所見本不如今本矣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甄鸞注藝經曰捐悶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

從徐援稱捐悶是奇兩之術御覽引藝經作悁悶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巳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玄揚子謂之太玄石林謂太玄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為九故九而九之為八十一章太玄以一玄為三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一首金樓子云楊雄有太玄經楊泉有太元經

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

潛地而地温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

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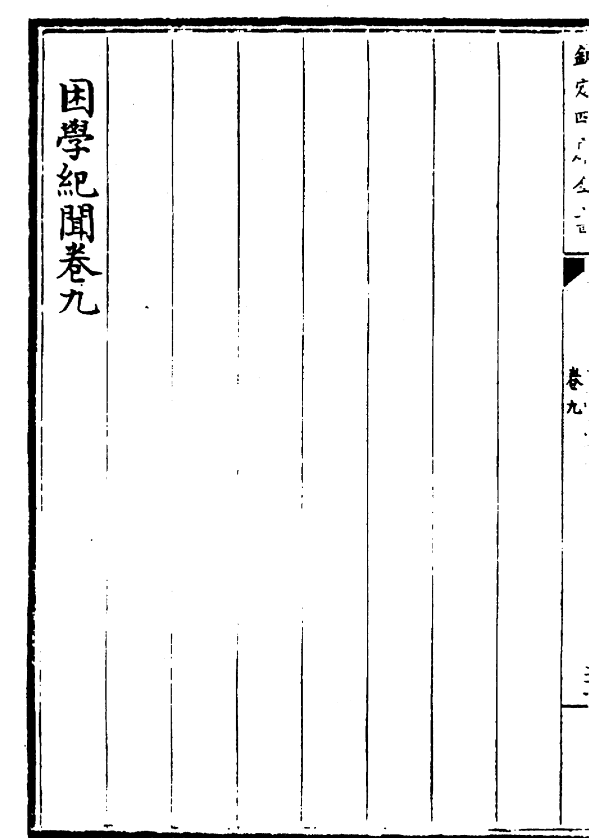
呰璩按有十二大寒終句不宜漏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洲按盤洲洪适號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蓋出於此

國史志云歷為算本治歷之善積算遠其驗難而差遲

治歷之不善積算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歷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豳詩於十月曰為改歲

周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曰為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



困學紀聞卷九